



火热的歌

赵 七 圣

火 热 的 歌

赵 七 星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长春

火 热 的 歌

· 赵 七 星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1/4 插页4 字数: 76,000 印数: 1—6,000册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1·354

定价(5): 0.34元

目 次

火

火.....	(3)
老万.....	(20)
民兵.....	(22)
山村.....	(24)
赶着羊群过来了.....	(29)
过水.....	(45)
李万金.....	(54)
紅头巾.....	(61)

火 热 的 歌

牧童告訴了我.....	(73)
別留一棵坏草.....	(75)
湛蓝的天空下.....	(78)
带露珠的心情.....	(82)
火热的歌.....	(87)
我爱乡村.....	(97)
寄詩人.....	(105)
国际和平斗争日.....	(107)
审判.....	(111)
党中央和青年在一起.....	(118)
和平的风呵.....	(120)
后記.....	(122)

火



火

一

早晨，敌人的汽车队，
象一阵风暴卷进了草原。
汽车叫喊着，枪炮震响，
乌拉山前飞起的尘土向西滚翻……
稀疏的村落和大片荒草着了火，
野鸡、野兔和牛羊在慌乱地飞窜。
人民和军队迎击敌人，
草原呵，在战斗。

我们那一支小小的骑兵团，
担任交通联络，不能恋战。
我骑马渡过珊瑚河，
驰骋在黄河北岸的沙滩上，
三天前，我们化零为整，
歼灭了三辆汽车和二十多个鬼子，

今天我們化整為零，
神出鬼沒，出奇制勝，
敵人開來再多的汽車也尋不到我們。

烏拉山前的野火啊，
在呼嚶，在跳躍……
向着預定的集合地，
我和通訊員邊走邊談，
我們多么想念那些親密的伙伴。
“再走二里，到老徐家休息一晚吧！”
通訊員向我建議。
“噢，也好。”我望着野火說，
溫暖的感覺即刻從心底湧起。

老徐的家在珊瑚河的南岸，
我對這地方有着深厚的情感——
我曾在那裡度過一個夏天，
一個明朗的美麗的夏天……

二

初夏，一個好月亮的晚上，
為了工作，我走下大青山，
來到珊瑚河南岸的一個小村莊，
住在老徐的家里。

五十多岁的农民老徐，
当夜把我安置在西屋里。
第二天清早我才发现：
善良的老人有一个年轻的女儿，
名字叫珊青。

老徐的家真是个好地方，
屋后有通珊瑚河的水池，
长满了葦子和蒲草，
里面还有无数跳跃着的鯉魚。
青青的庄稼和野草，
围着水池和房屋；
那广阔的草原，
绿得望不到边沿。
夏天是草原最好的日子，
风有一股醉人的气息，
夜有一股迷人的力量，
它使人的记忆永远是这样明朗。

坚持抗战的意志把人联接在一起，
我们谈着持久战和革命的道理，
也谈着生产劳动和家常，
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和力量。
老徐常给我们传送信息，
他忠诚、稳妥象个战士；

珊青姑娘常向我汇报群众의思想和敌情，
她是那么聪明、仔細和周密。

日子长了，感情深了，
我再不一个人孤独的吃饭，
三个人亲热的围在一张桌上。

老徐种着五亩地，
还兼放着自家和别人的五十多只羊。
炕上铺一条绣着老虎的旧氈子，
墙上挂几幅香烟广告的美人画片。
桌椅上没有一点尘土，
整齐、干净又新鲜。

最耀眼的是珊青，
那个十七岁的草原姑娘。
她象一块宝石
在屋里放着光彩，
不，她在整个草原里放着光彩。
她那垂到两肩的扎着红绳的
乌黑的蒙古式的发辮，
她那含着深情的眼睛，
她那健康而娇羞的脸，
她那高大而又灵巧的身材，
她那藏在心里而又藏不住的
洋溢全身，特别是眼睛里的热情。

每当我一看到她，
引起了我甜蜜的感情……

雨后，在珊瑚河岸蔬菜地里劳动完了，
我們站着，看烏拉山上变幻的云彩，
从云縫里鑽出来的太阳
用金色的胡子亲着綠綠的草原。
老徐走来走去，象有什么心事，
不断地望着我和珊青，
終于，他走到我的面前，
很难为情的看着我，
鼓了几鼓嘴才說出来：

“……你觉得珊青怎么样？
你帶她到延安去学习吧！
她能一輩子跟着你，是她的福气啊，
你不会嫌弃她吧？”
珊青的脸馬上变得通紅，
低着头，悄悄地跑了。
我的脸也感到一股突然的灼热，
我的心在抖动，不知怎么回答……

夜里，我开着前后的窗子睡了，
草原清新的风吹撫着我的脸，
不啊，在吹撫着我的心。
我再不能睡去，

把另一个屋里的珊瑚思念。
她也許象我一样瞪着眼睛，
幻想那幸福的日子。
她太纯洁了，
我怕輕易的爱恋会伤害了她。
不是吗？过路的客人，
爱恋一朵花，
就摘下来插在衣襟上，
那花一刹时就枯萎了。

半夜里羊也醒了，叫着，
它們为什么醒来啊，
是太好的夜风叫醒了它們嗎？

你还醒着啊？
我敬爱的草原姑娘，
你輕輕的咳嗽声我已听见了。

夏夜的草原啊，
夏夜，我的心情啊，
在这动乱的时代，
我扮演着传奇的角色嗎？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他們父女已經看到了我赤誠的心。

草原里的爱情是粗犷的，
我能承担吗？
压抑着燃烧的感情火山，
我对珊青特别慎重严肃，
没有对她說一句过分亲热的話，
我怕带着太多的情感望她的眼睛，
风啊，
你讓她的感情的海洋安靜吧！

可是，珊青对我多末好啊，
她悄悄地注意着我，
怕我工作过度紧张，
睡不好觉，吃不好飯；
她更担心我的安全，
为我找到躲避敌人的隱藏地点。
她那羞怯的語气，
她那为热情漲紅了的臉，
这一切，永远刻在我的記憶里。
美丽的、明朗的夏天，
就这样匆匆的过去了。
我回到了山里边……

三

“快到了，……火真大啊！”

通訊員打斷了我的沉思。
珊瑚河北岸的野火仍在燃燒，
映紅了灰青色的烏拉山和天空。
風呼呼的刮，草沙沙的响，
馬蹄咔嚓咔嚓的敲着凍僵的大地。
“腳凍壞了，下馬走吧！
你看，那不是老徐的家嗎？”
我們下了馬走着，
馬蹬和瓷缸在撞擊作响，
通訊員低聲哼着“太行山上”的曲子，
我低着頭，邁開大步向前走，
想着就要看見的老徐
和那熱情的珊瑚姑娘……

快到村邊，却聽不見狗咬，
莫非那機靈的小黃狗睡着了？
我們加快了腳步。

刺柴搭的院牆被燒焦了，
院角上黑漆漆的看不見羊群。
我看了看兩邊的人家：
“走錯了地方吧？”
“沒有，就是這裡。”
通訊員語氣里也有些驚疑。
我渾身打了個冷戰，

走进沒有院墙的庭院，
滿地是烤火的灰堆，
羊皮、羊骨和馬糞，
屋里传出了低微的哭声。
我敲了敲头，又擦了擦眼睛，
回头看那北方的冲天野火：
“这該不是梦境吧？”……

“老人家，睡了嗎？”
我压低声音叫着。
“噢，噢，是你？嗯，嗯，是你，……”
老徐嘶哑的声音在颤抖。
“怎么啦？快点灯吧！”
屋里亮了几亮，
接着又黑了，
在窗戶紙上看出他的手在发抖。
“慢慢的点，老人家！”
“嗯，嗯……”老徐的声音叫人心酸。

門开了，麻油灯閃着，
老徐象害了一場伤寒病，
鉄青的臉色，塌陷了的眼睛，
他一句話也沒說，
扳着我的肩膀哭的那么痛心。
我的气也喘不勻了，

不幸的預感象刀在心里攪動……

我竭力地鎮靜下來，
打量這個我異常熟悉的屋子。
當門的紅漆櫃打亂了，
地上滿是零亂的東西。
我又咬了咬牙，冷靜了下來，
通訊員端着燈走進東里間屋去。
桌上的東西精光了，
地上滿是碎瓷片，
炕上光光的露着土皮，
再看不見那有虎皮的氈子。

“珊瑚，珊瑚！”

她在那裡？她怎麼啦？”

老徐拉着我的手，斷斷續續的說：

“前三天，鬼子來到村里，想欺侮她……

珊瑚用菜刀砍傷了鬼子。

鬼子把她……”

老徐指着炕邊上的一片血跡：

“那天，我出去放羊了，……

我為什麼要出去呢？

我拼着老命也要宰掉那些鬼子啊！”

老徐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

我的頭轟的一聲，

仇恨象大火一樣在全身燒起。

是那样好的姑娘被鬼子杀死了，
她再也不会去放羊了，
她再也不能伴着父亲去种地了，
她再也不能和我仰望烏拉山的云彩了！
她再也不能跟我去延安……
是那样好的姑娘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啊！
她象一块宝石在草原放射光彩，
又象宝石那样坚硬，那样洁白！
我的心，痛啊！
在陣地上，我没流过泪，
今天，眼泪却悄悄的滚出来了……

我扶着老徐在炕边坐下，
我声音颤抖着，安慰他：
“前天，我們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
他們一个也沒有逃脫人民的懲罰。
給珊瑚报了仇！
給珊瑚报了仇！”
老徐靜靜的听着，
麻油灯照着
他的滿布风霜的脸流着泪啊！
忽然，他象想起了什么，
匆匆的下炕，走了出去，
一会儿，他拿回一件东西，
放在我的怀里，說：